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13位ISBN编号：9787563359400

10位ISBN编号：7563359400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3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内容概要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书籍目录

第八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文化评论的回顾与展望

文化建设私议——人文学术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化变迁

对塔说相轮——谈现代西方的思想动态

《对塔说相轮》补篇——对评者的答复

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

戊戌政变今读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

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中的“西花园”考

《懋斋诗钞》中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两首诗考释

侠与中国文化

翻译与外来观念——《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序

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怎样读中国书

章节摘录

三、墨家的突破 为了使我们关于轴心时代的讨论更加完整，我们现在就转向墨家和道家。在此，我们唯一的目的乃是找出礼乐传统在两家主要观点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由于墨、道两家的突破发生在儒家之后颇久，因此，它们不仅针对着礼乐传统本身，同时也对儒家的重新阐释做出了反应。很久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墨家的观点始于对礼乐传统的否定性回应。墨子对同时代儒家礼乐实践的激烈攻击，也表明他不满意孔子的重新阐释。早至公元前2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庄子·天下》的作者就这样形容墨子：（墨子）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应该注意到，上引的两位作者都是道家，而非儒家，他们对墨家的整体描述几乎一致，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不可疑为论敌的有意歪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法都可以由公认为《墨子》中可靠的早期作品得到完全的证明。由此，我们说，墨子的突破也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应该大致不差。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墨子是否完全脱离了礼乐传统呢，还是他也试图重新阐释礼乐传统呢？我想首先要说清楚，墨子确实对当时统治阶层礼乐实践中所表现的过度奢侈的生活风格大加抨击，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抛弃古代的礼乐传统。假若我们想进一步分疏，那么可以说，与对礼相比，他可能对乐的作用持更为基本的否定态度。情况之所以如此，我相信并不仅仅如当代学者正确注意到的那样，乃是由于他持功利主义的立场，似乎还和他意欲建立的新宗教有关。这种宗教是以古代模式为基础，但是要消除掉其中“巫”的成分。他清楚地引证古代文献，以说明乐、舞曾是“先王”所禁止的“巫风”中的主要部分。墨子不满于孔子所做的重新阐释，显然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看来，孔子实际上仍然维护周代发展起来的一切现存礼仪，而未做任何有意义的改革。而墨子则以彻底改造礼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所做的并不是对夏、商、周整个礼乐传统弃之不顾，而是用据他说是古代先王所认可的原初简洁性来重新阐释这个传统。无疑，他认为后代，尤其是东周时期，“礼”日趋复杂繁缛，并不是进步，而是堕落。上引《淮南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确包含着一定道理。墨子在和一位名叫公孟的儒者争论时，也批评他法周而不法夏。诸如此类的说法引导某些注释家推测墨子倡导的为父母行三月之丧实际上乃是夏礼。不过，倘若考虑到甚至连孔子对夏礼也早已不敢确说（《论语·八佾》），则墨子是否能详言，是很可怀疑的。我们可以相对肯定地说，墨子倾向于以包括夏代建立者在内先王的名义倡导新的礼仪方式。至于就礼乐传统而言，墨子大致是宁取早先之简朴而舍其后来之繁缛的。但是，说他反对周代所代表的一切东西，则显然是不正确的。此外，他同孔子一样，认为古之圣典如《诗》、《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却有一点根本区别：对于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来说，“诗书”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体现在后者之中；而墨子则认为，这些字词的精神已经在礼乐的堕落退化过程中失落了。由此，他说道：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墨家的突破中，一如在儒家的突破中，并没有出现对传统的彻底断裂。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编辑推荐

《余英时文集（第8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余英时文集（第8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余英时文集（第8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余英时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精彩短评

- 1、封建余孽余英时，一心想着复辟。曲学阿世！被儒家洗了脑。
- 2、中国的文化与情怀的交织体
- 3、论红楼梦和最后的论读书还可以看看
- 4、：
C53/8946#8
- 5、这一卷中论《红楼梦》部分另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文化评论特别是对西方思潮的回顾评点可见余的学术眼光之开阔。

精彩书评

1、这本文集涵括甚杂。基本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文化评论，一是红楼梦研究。关于后者，我实在兴趣不大，虽然我对红楼梦的敬仰可能并不少于余老先生，但红楼梦到底是自传还是隐含着不可告人的故事，对我这样水平较低的红楼梦读者似乎没有太多意义。余老先生试图调和“自传派”和“索隐派”，走中间路线，这种进路粗看起来还是适宜的。关于前者，对本人启发最大的是“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一文。这篇文章明确区分了社会史观和文化史观，指出社会史观试图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不变的规律，其代表人物如孔德、马克思、布罗代尔等，文化史观试图在历史本身去寻找意义，代表人物如柯林伍德、吉尔兹等。因而，社会史观是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文化史观则是在历史中寻找意义。对于文化史观，余老先生引吉尔兹语为证：“我相信韦伯所说，人是一种悬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我把文化当作这些网络。因此，文化分析不是一门寻求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诠释科学。”余老先生想必看到这句话时曾拍案叫绝并奉为座右铭吧！文化评论中“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文虽然写于80年代，但20多年后读来更有现实意义。进入21世纪，“商业化、庸俗化”的大众文化已成燎原之势，相比而言，中国的高级文化尚难觅踪影。余老先生提醒国人注意的“文化危机”，如今已不是“迫切”二字所能涵盖了。

2、简摘几则：论文化评论之兴起的原因之一“如果要找一个超越的领域进行沟通和对话，则‘文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而在现实人生的根源为西方人生意义的危机，“‘意义’的问题最后必诉诸‘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论“人民大众的普遍觉醒“在社会文化的表现即”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问题，肯定”大众文化“的价值带来如何看待”高级文化“的问题，高级文化普遍被冷落可见”文化概念在最近几十年间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案：余认为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有质与量之别，人类基本价值的追求提高不能寄望于大众文化）；论“大理论“的抬头区别了”今天的‘大理论‘不是要包罗宇宙万有于一个整齐的系统之下，而毋宁是强调用某一个统一的观点通贯人文世界中某一部分的现象“；论“实证主义“的特征”极端进行化约的思考方式...事实上，决定论和化约论是一体的两面“；William Bouwsma“从观念史到意义史”的转变—culture取代intellectual，”这种趋势的增加正式由于‘文化’与意义在广义上的结合“。ps：严复”信达雅“为A.F.Tyler翻译三原则的译文，但太过简洁略去了”出发语言“与”到达语言“之间关系。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